

# 叶子:我在岛屿与你共读



青年批评家叶子

距离文化读书类节目《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的开播已经半年,但余温犹在。节目不断复播,网络评分居高不下,作家余华、苏童、《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以及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叶子组成的书屋主理人团队,常被网友们念叨——观众们需要持续地被读书治愈。

与三位叔叔的诙谐、幽默相得益彰的,是青年学者叶子的知性、睿智。在节目中,她是一个提问者,亦是一个讨论者。引导、追问、注解、总结,以开放的视野、文学的敏锐、理性的思辨,叶子与“大佬们”畅谈读书,让每一个话题生发得自然而然,又在文学、电影、戏曲、音乐之间自在游走,于不经意间拓展着阅读的边界。仔细想来,她是作家与读者之间一座不可或缺的桥梁。

事实上,在岛屿读书是叶子生活的日常。“好的阅读于我来说,就是能够一键启动,不用搭建一个繁复的启动仪式,像吃饭一样,不费事儿,很日常。”

如今,以青年批评家的身份,她经常出没于不同类型的文学现场,叶子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共读者”。她从不会叫嚣着让别人来读书,因为她很清楚,阅读就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但她的岛屿共读一定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许多人。

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文 牛华新 郑芮/摄

## 叶子

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入选江苏首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南京大学“仲英青年学者”。曾获江苏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南京大学“青年教师人文科研原创提名奖”。



扫码来看访视频

大读家  
与他们的思想现场  
读书人、写作者

### 1

父亲是叶兆言、祖父是叶至诚、太爷爷是叶圣陶——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叶子从事文学事业是一条必由之路。但她自己并不这么认为。

对于人生怎样被阅读打开这样的话题,叶子坦言,自己还没有形成一套修辞。因为“打开”并不发生于某一个时刻,而是特别平常。和同龄人一样,在进入大学之前,因为学业的压力,她并没有经历一个快乐阅读的童年,没有什么时间去课外阅读。真正开始喜欢上阅读,是进入相关专业之后。叶子的本科在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的文科强化部,完成前两年文史哲的通识教育后,兴趣使然,她在大三选择了文学。那时,叶子发现家里的藏书对她开始产生意义,她感觉到与这些书之间有联结。当她开始备课、做研究,发现家中书橱有自己需要的那一本,那种感觉很欣喜。

最终走上文学之路,“家传”并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爷爷当年对我爸考大学没有任何期望,就更不要说他成为一个作家了。我爸也没有特别和我强调说,你要学文学或者怎么样。父母能够让你选择你想选的,不反对,不设限,我觉得就挺幸运的。”

本科毕业后,读研时叶子选择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彼时,王安忆教授刚进驻复旦不久,叶子幸运地成为了王安忆招收的第一届写作专业的学生,之后又跟随陈思和教授念比较文学专业的博士。博士毕业后,叶子回到母校南京大学文学院工作。

当她成长为日渐成熟的青年学者时,“叶兆言的女儿”这样的标签,并没有消失。

叶子以前挺不爱聊这个话题的,人会本能地介意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被大家认出来,而别人也会对自己有一些不同的期待。但是现在她发现,作为“叶兆言的女儿”,这个压力其实并不来源于别人对她的期待或想象,反而是直接来自父亲叶兆言。“我今年40岁,我人生的40年就是我爸爸写作的40年。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够像我爸这样,劳模一样地写作,对身边的人,其实是一种蛮可怕的压力。”叶子用了“可怕”这个词,但其实表达的是心底对父亲的敬佩。

叶兆言曾参与《我在岛屿读书》第一季节目,谈起祖父叶圣陶80多岁还在书桌前坐八九个小时写作,“写出来不重要,成名不重要,就坐在那儿,那个背影很重要。”而几十年后,叶子看到的也是父亲留给她写作的背影。

叶子和父母住在同一个楼栋,楼上楼下,每天一起相处,一日三餐的陪伴。她和父亲聊文学,也聊文学之外的东西。因为不间断的写作,要与不间断的阅读相伴,找书,看书,聊书,成为他们的日常。这样的文学现场没有人来帮他们解构和记录,否则也定是生动、自然、有趣的。

### 2

和父亲聊文学已成为叶子生活的日常,当她在《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中,面对莫言、余华、苏童这些和父亲有着相似经历的大作家,聊起文学时,熟稔而自然。

观众们对叶子身上的睿智、知性的青年学者风采赞赏有加,在节目中,她承担着主持人的角色,引领着一个个话题的讨论。正如余华对叶子所期望的,她既是一

个提问者,也是一个讨论者。

在叶子看来,提问是需要功力的。“大多数提问者其实心里已经有了某种答案。提问是发生在回答之后的。我其实一直很不自在,因为不能让话题落地。”她无法预知那些作家们会说什么,而她需要在无法预设的内容中,再次找出深入点,再次提问,再次阐述。

回答,可能是她更喜欢也更擅长的部分。她与嘉宾们相互补充、生发对话,当嘉宾发表某一种观点,她又会通过自己的阐释,对话题进行延伸,就像书籍上的注释一般,给予读者指引。

严肃和轻松之间也有切换。节目需要拍摄一些嘉宾生活的画面,有一天叶子听到余华在打趣:“我早上一起来一推门,就看到一个明显是一辈子没有浇过花的人在浇花。”这余氏幽默让叶子彻底放松了下来。

参与和见证这样珍贵的文学现场让叶子慨叹:“能够和他们坐在一起,聊阅读聊文学,这个事情很奢侈。”在叶子看来,作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类读者,他们有独特的角度和眼光,当作家能够分享对一本书的感受时,是很有意思的。

叶子觉得,她承担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共读者。“我在分享我阅读的一部分,当然我的感受不一定对,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这么读的。其实要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共读的氛围。阅读本质上来说很孤独,你总是一个人在读。当你知道别人跟你一起进入一本书,你会有一种同伴的感觉。”

读书的岛屿本身就具有文化的象征性。“我心中阅读的岛屿,我心中理想的读书状态,就是可以不受限地以最快的速度,最便利地读到我那个时候想读到的书。阅读对我来说就是一键启动,不要搭建一个繁复的启动的仪式,就像吃饭一样,特别日常。阅读带来的快乐是非常天然的。”

她享受的是阅读的迅速和自在,而对别人读书与否这件事表现出宽容,“蒙田说我的良知我自己来约束,别人的良知由别人约束。阅读是非常私人的事情,我们既有读书的自由,也有不读书的自由”。

### 3

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翻译……叶子似乎是一个在文学领域不断跨越边境的人。那么,有一天她会“越境”成为一个小说家吗?

她未尝没有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天分。事实上早在2010年,叶子就在《雨花》发表过《相逢是首歌》,于平庸日常中制造戏剧张力的能力十分出众。

“我身边不断地有老师、有前辈在鼓励我进行小说的创作,我也很感谢他们,或许有一天我会去写虚构的东西,会有写虚构的冲动。”叶子分享道,托马斯·曼谈歌德的写作,说经歌德之手的東西都很整洁,说他对稿费很计较。这和我们对于那些浪漫的写作者的印象完全不一样。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歌德但凡开启一个工作,就一定能完成。在叶子看来,这可能是写作者最重要的天分或者最重要的纪律。“其实做学术研究也需要写作的纪律,我对自己的期待,是有好的写作纪律。我目前还沉浸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乐趣之中,但也许有一天,我会走到赛场的另一端。这些都说得准,我期待自己有这样的可能性吧。”

## 对话

### 拥抱一切阅读形式

读品: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为你的文学之路注入的是什么?

叶子:我当时选择比较文学,因为它或许可以给我一种距离感。相对来说,我离现代文学这个专业会更近一点,有的时候会有灯下黑的感觉,会看不清。所以我想要更远一点的距离。比较文学也确实可以聊更多的文本和话题。当然我觉得其实专业划分没有那么重要。其实现在大家在各个专业下做研究,在对象,在方法上是有重合的。不过因为在比较文学专业,我需要去教外国文学史,有非常庞大的备课量,前两年觉得很辛苦,但是教学相长,我想这些对自己都是有帮助的。

读品:你的研究聚焦文化与文学期刊,这有什么机缘?

叶子:对期刊的喜爱跟我学生时代的阅读有一点关系。我们家期刊特别多,因为各种各样的杂志社都会给我爸寄刊物,包括也有很多我爷爷留下来的刊物,收藏了很多年的。我中学时代可能读得最多的就是《三联生活周刊》。后来自己做研究的时候,也就变得更喜欢读期刊。期刊比较轻,不像文学史,它非常反映当下的东西,虽然很快会过时,但是因为这种即时性,它把当时的文学现场给捕捉下来,其实也是文学史的一个更真实的补充。我对期刊的兴趣,可能也跟我的某种整理癖、收藏癖好有关,总之是我的一个爱好,也确实给了我进入文学的不同视角。

读品:聊聊你的业余生活吧。

叶子: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单口喜剧的人,过去对电影的爱好和心喜,现在被转移到这里。单口喜剧从内核来讲就是写作,喜剧演员说到底首先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心里面有读者的作家,一个对与读者的互动十分敏感的作家。我以前觉得,那些在网飞上有专场的顶级喜剧演员,能有2000万美金片酬,是个天价数字。但实际上,相比一部电影片的收入和产出,它是非常高的性价比。它也能给观众带来饱满的情感波动和情绪价值。所以有的时候,比起去看电影,比起用一个半小时去解开一个故事,可能我更愿意,让一个小时的专场砸给我20个短故事,但每个故事又都是完整的,是可以迅速共情的。所以,单口喜剧其实也在启发我的写作和研究。

读品:你觉得读书这件事和日常生活怎么能发生更多的勾连?

叶子:我愿意拥抱一切阅读的形式。像大家现在频繁讨论的,比方说短视频、播客、电子书,都是我的心头好。我不是纸质书原教旨主义者,对于我来说一本书读起来怎么方便怎么好。我自己也常常受益于短视频说书,它能够给你提供别的读者的判断和感受。但我不是说用它来取代读书,我是觉得所有这些辅助的技术对我们都是有用的。